

歷史空間

■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孫詠珊/整理

對三國時期文化遺存的考古發掘

古今男女老幼皆不敵三國時期歷史的魅力。三國時期歷史名人輩出，眾多政治家、軍事家、文學家以及軍中名將，如魏武帝曹操、曹丕、曹植、三曹與孔融等建安七子都是建安時期文學的代表人物。蜀丞相諸葛亮更被後人視為智慧人物的代表，蜀將關羽則被後人視為武聖。至於三國時期的賢臣和勇將更是多不勝數，孫吳有周瑜、張昭、魯肅、黃蓋；劉備軍中有諸葛亮、關羽、張飛、趙雲；以及曹營的張遼、曹仁等眾多名將。因此在正史以外，三國故事深受歷代民眾的喜愛，早在宋代民間文藝的「小說」、「講史」中就已成為主要題材之一。到元末明初形成《三國志通俗演義》，今本署名羅貫中撰。從此三國故事廣泛流傳民間，更被編成各種地方戲曲，以致普通百姓已不知歷史原貌，因而引起不少爭論。

楊泓教授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教授，於1953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門化學系，1958年畢業。自1958年至今，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（原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）工作，開始任研究實習員，逐漸提升為助理研究員、副研究員，1990年7月開始任研究員，並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教授、博士生的導師。同時兼任《文物》月刊編輯委員會委員、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和中央美術學院人學院特聘教授。

三國時期文化遺存的考古發掘始於上世紀50年代。在洛陽發掘的有曹魏紀年銘的鐵帳構的墓葬，這使人們開始認識曹魏時的埋葬習俗。此後，湖北鄂州和江蘇南京不斷發掘的孫吳墓葬，日益加深了對孫吳埋葬習俗的認識。特別是安徽馬鞍山發現的孫吳右軍師左大司馬朱然墓，更揭示了孫吳上層統治集團重要成員墓葬的面貌，墓中出土的大量蜀郡製作的精美漆器，生動地反映出那一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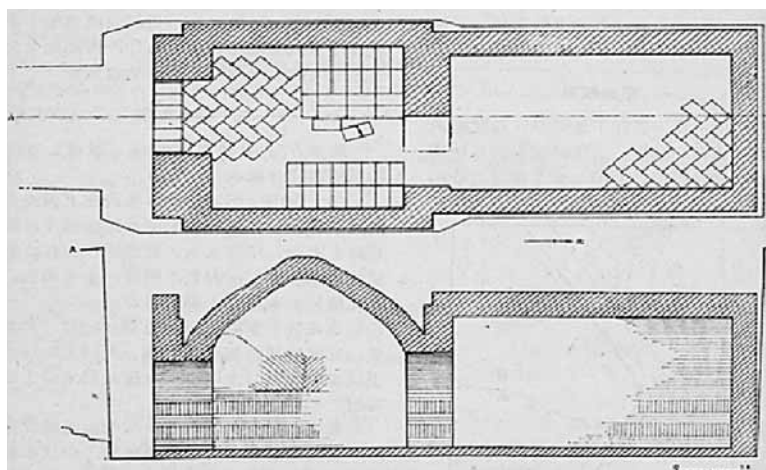
■楊泓教授。

期孫吳與蜀漢之間錯綜複雜的聯繫和爭鬥。近年來在南京上坊發現的孫吳大型墓葬，對探尋孫吳帝王墓葬有了新啟示。發掘河南安陽西高穴大墓，更攪動了社會各界三國時期最令人感興趣的重要歷史人物——曹操的陵墓爭論的熱潮。

三國時期遺留至今的歷史遺跡和遺物眾多，許多經過考古調查發掘和研究。在已進行過田野考古調查發掘的三國時期的城市遺址中，最重要的是曹魏的鄴城，它是曹操被封為魏王后的魏王王都。曹魏鄴北城雖然不是都城，僅為王都，但實為曹操當政的建安年間實際的政治中心。其創新的城市平面布局，有著劃時代的意義，標誌著自漢至唐時期城市性質發生的變化已經開始，對後世的都城平面布局影響深遠。

曹魏時期社會生活中另一項重大的變化，表現於人們死後墓儀制度的改革。突出表現是帝王力主薄葬，代表人物是曹操和曹丕父子，不僅下令薄葬，而且他們自己也是身體力行。早在曹魏建國之前，曹操於建安十年已下令禁止厚葬，並禁止立碑。皇帝主薄葬，貴戚官員將帥也遵從曹魏法制，多行薄葬。正由於薄葬，不封不樹，因此在鄴城附近的考古勘察中，多年沒有發現任何與魏武帝曹操的陵墓有關的線索，磁縣地區多年來被謠傳為曹操七十二疑冢的大型封土墓，有的已經考古發掘，都是東魏北齊時期的墳墓。直到安陽西高穴大墓的發現，才對魏武帝曹操的陵墓所在，這一個難解的考古學之謎，給出了引起社會各界人士爭論的答案。曹魏薄葬，中止了東漢末年社會上普遍流行的喪葬豪華奢侈的風氣。

目前在河南洛陽地區發現的曹魏墓，多與東漢晚期的墓很難區別，比較典型的墓例是隨葬有正始八年鐵帳構的洛陽澗西16工區M2035，該墓是帶耳室的前堂和棺室的磚墓，前有長斜坡墓道。在方形的後部中央，原設有以鐵帳構張的覆斗狀坐帳，原來帳前放有酒食具，現尚殘存有玉杯、銅博山爐等物。表明曹魏是禁止墳上立祠，因之出現在墓室前堂設帳餽酒奠的習俗。左



■朱然墓平面(上)及剖面圖。

耳室內有陶甗、陶磨、陶井、豬圈以及家畜、家禽模型，當時模擬庖廚。右耳室出土了七件帶蓋陶罐，或許是模擬倉房。從形制、結構和隨葬遺物等方面看，當時較多承襲東漢晚期磚墓的傳統。這種具有長方形棺室和左右帶有兩個小耳室的方形前堂的平面布局，應是曹魏時期流行的形式。在偃師也發現了同樣形制和布局的曹魏墓，也影響到河南和江蘇等地區墓葬的平面布局。目前發掘的曹魏墓中，所葬死者身份最高的是曹操之子東阿王曹宇的墳墓。

在田野考古發掘中獲得的三國時期的文物，以青瓷、銅鏡和兵器最值得注意的是。青瓷是中國古代的一項偉大發明，由原始瓷器向瓷器的轉化是在東漢晚期。到了三國時期，浙江地區的製瓷業在東漢時期瓷業生產的基礎上，有了更大的發展。孫吳時期的青瓷器，過去雖有少量傳世品，但大量的發現，是20世紀50年代以後的事。再來是三國時期的兵器。雖然當時社會經濟凋敝，但為了爭取戰爭的勝利，各國都極力關注鋼鐵冶煉技術的進展，特別是將「百煉鋼」的技術應用於刀劍的製作，曹操、曹丕父子都曾親自參與製作百煉鋼刀，曹植還曾寫過讚譽百煉鋼刀的「寶刀賦」。考古發現的三國時期的兵器，主要是鋼鐵製造的戟、稍、矛、刀、劍和箭鏃，還有裝在木弩臂上的青銅弩機。

以上概略介紹了自20世紀以來中國考古發現的三國時期的文物，也發現發掘研究跟小說《三國演義》中所描繪的有一定的差距。三國時期在中國歷史發展中佔有特殊位置，乃為秦漢盛世紀結束後，向新的隋唐盛世開啟的過渡階段。雖然三國時期的年代不長，僅僅半個世紀左右，但是其間各種政治勢力分離聚合，形式繁雜多變。三國故事長久流傳不衰，具有極強的藝術生命力。

(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)

亦有可聞

■青絲

鬥蟋蟀

秋聲漸近，蟋蟀也是應時而鳴。每年秋季，民間不少地方都會舉辦鬥蟋蟀的比賽，吸引愛好者參加，雅好此道者，也不遠千里趕赴產地，挖掘收購名蟲，此乃中國特有的民間文化活動之一。

蓄養蟋蟀相鬥為戲，據說起源於唐天寶年間。雌性蟋蟀的翅上有發聲器，好鬥善鳴，喜獨居，若遇同性，必一決高下，古人根據蟋蟀這一特性，蓄養以之相鬥娛樂，進而決賭財物，甚至不惜投以萬金，付之一博。南宋之際，城市工商業高度發達，鬥蟋蟀這種市井娛樂也進入到了一個鼎盛時期。詞人姜夔在《齊天樂·蟋蟀》的序裡提到：「蟋蟀，中都呼為促織，善鬥。好事者或以三二十萬錢致一枚，鑲象齒為樓觀以貯之。」這一社會現象，也是承襲唐代富人「鑲象牙為籠而蓄之」的奢靡風氣。宋理宗的時候，權臣賈似道好為此戲，不惜荒廢政事。《宋史·賈似道傳》曰：「嘗與群妾踞地鬥蟋蟀，所狎客入戲之曰：『此軍國重事邪？』」賈似道的家裡專門建有用於貯養蟋蟀的「半閒堂」，他常與小妾鬥蟋蟀為樂，視為比政務更為重要的事情。

在此時期，民間鬥蟋蟀的活動也是十分興盛。如在三吳一帶，遊藝場所都有鬥蟋蟀的場子，由人設播，若有挑戰者，須把蓄養的蟋蟀呈上檢驗，務使相鬥的蟋蟀個頭大小相當，經過雙方的認可，比賽方才開始。旁觀的眾人也可以根據自己支持的一方下注。不過，比賽是在一個高台上進行，只有蟋蟀的主人可以目睹相鬥的過程，其他人只能在台下仰望而已。然而，即使無法親睹，也是無阻旁觀者的下注熱情，縱然為此輸至千百錢，賭徒們也是無怨無悔。

鬥蟋蟀的盛行，也衍生了相關的產業。明代的時候，為了捕捉到勇武善鬥的蟋蟀，人們每年立秋之後，就到河北的易州、西陵等地尋蟲，以梅花方翅為上品。捕捉到的蟋蟀，還要經過一段時間的飼養和訓練，每天飼以磨碎的黃豆，等蟋蟀開始求偶，再把兩隻雄蟲放在一起，讓它們鬥鬥，第二天，再往罐裡放兩隻雌蟲，挑戰頭一天的勝者。勝者若是又能卻敵，則為「將軍」。能夠連殺三隻雌蟲者，則為「大將軍」，持之與人決鬥，戰無不勝。吳中一帶，還追捧與蜈蚣共鬥的蟋蟀，名為「蜈蚣蟋蟀」，人們視為名品。

《清稗類鈔》載，明宣宗朱瞻基酷嗜蟋蟀，曾下密詔讓蘇州太守替他物色名蟲。蘇州的一個下級武官，捕得一隻勇

健善鬥的蟋蟀，通過快馬傳驛，進貢到朝廷。明宣宗得到以後大喜，遂以軍功獎勵這位武官世職，以至於當時的吳中童謠唱道：「蟋蟀叫，宣德皇帝要。」而且，明宣宗對於蓄養蟋蟀的用具也非常講究，他曾下令御廚和官窯燒製了大量的蟋蟀罐，作為宮中貯養蟋蟀之具。由於這些蟋蟀罐形制精美，造型雅緻，被後世之人推為奇珍，皆以收藏宣憲蟋蟀盒為時尚。

明人陸榮的《庚巳編》載有一事：明代蘇州有個叫張廷芳的人，對鬥蟋蟀沉迷不已，卻又輸多勝少，不得不屢賣家產償債，久之，遂傾家蕩產。某夜他夢到家中供奉的玄壇神指點，到某地樹下挖掘，捕得一隻深黑色的大蟋蟀，自此與人賭決，從無敗績，獲利數倍於前。蟋蟀到了冬天死了，張廷芳痛哭流涕，以銀棺葬之。這個傳奇般的故事，後來選進了話本小說。比陸榮稍晚的謝肇淛，在《五雜俎》裡就提到張廷芳一事，在當時已成為了話本小說的故事底本。而且這個故事還留下了一個傳說：蟋蟀死後，「大將軍」用金棺下葬，「將軍」用銀棺下葬，埋在當初捕到蟋蟀的地方，到了第二年又會有同樣的品種復生，非此則無。

即使是在處於亡國邊緣、朝不保夕的南明時期，鬥蟋蟀為戲，仍然未能禁絕。清人王應奎的《柳南續筆》曰：「馬士英在弘光朝，為人極負俠氣，其聲色貨利無一不備，羽書倉皇，猶以鬥蟋蟀為戲，一時目為『蟋蟀相公』。」南明弘光政權的內閣首輔馬士英，罔顧軍情告急之聲，猶以鬥蟋蟀博戲為樂，被人比作是南宋的奸相賈似道，稱他為「蟋蟀相公」。在他的主政下，弘光政權迅速敗亡，也是在情理之中。

鬥蟋蟀與釣魚、養鳥、種花一樣，都是人的興趣愛好，只不過，君子可以寓意於物，而不可以留意於物，方才是理性的人生態度。



■鬥蟋蟀乃中國特有的民間文化活動之一。網上圖片

文化觀察

■文：馮磊

綿羊終結者

自認為是個好父親。理由是，能夠持續地陪伴七歲的女兒看《喜洋洋和灰太狼》而毫無怨言。這樣說，並非要證明一個合格的參與灰太狼有甚麼必然聯繫。我是說，作為父女，我們在看完這件小事上，找到了類似國與國之間的最大公約數。

當然，這與外交沒有任何關係。中國的動畫片，包括網絡遊戲，據說與日、韓的產品不可同日而語。雖然有國際上最大的市場，卻沒有最具影響力的作品。如果說最近幾年還有那麼一點點起色的話，《喜洋洋和灰太狼》應該算一個小小的轉折、小小的。

看了幾集，習慣了狼的被戲弄，就明白了編劇的良苦用心：所謂愛心，就是要在喜劇的背景下降讓狼的圖謀一次次落空、一次次讓老婆的平底鍋。這個劇本的核心所在，就是讓披著狼皮的豬一次次被欺騙，然後重複類似的喜劇。

不過，這個邏輯在現實生活中成立嗎？有這樣的狼嗎？換個角度來看，真有這樣聰明的弱勢群體嗎？我所知道的弱勢群體，其實不是這樣的。羊就是羊，牠們最終的命運是被宰割；狼還是狼，無論穿甚麼馬甲，只要不被關到籠子裡，總是要吃羊的。

這樣想著，再看電視裡的《喜洋洋與灰太狼》，就覺得異常虛假。我們的編劇，為了所謂的喜劇

精神，竭力鼓吹權勢者的愚蠢和弱勢者的聰明與狡猾。

那隻可憐的狼，牠一次次頂首搞發明，一次次敗於幾隻小羊的小聰明且屢敗屢戰。那隻可憐的狼，費盡心機，總是吃不到羊肉。被牠連累，還有那隻名叫紅紅的母狼……牠們在編劇的筆下充滿了悲劇的意味，卑下到幾乎背叛自己的本性。

上帝啊，讓狼吃一次羊肉吧。灰太狼的故事，頗讓我想到愛情。有人寫過叫做《婚姻男女》的暢銷小說，故事裡講，一個離婚的男人，遇到了六、七個的離異的女子。她們忙著和他上床，然後逼他交出存摺和房子的鑰匙……她們總是這樣。於是，有了這些經歷的男子開始厭世。他開始懷疑世間所有的感情。

故事最後的結局是，他找到了一個未婚的女孩子，兩個人結婚的前夜，她突然因車禍而去世。——這故事太悲傷，不走運的男人注定一無所獲，除了滿身的瘡疤。

男女交往，大凡初戀，多數考慮得比較單純。一旦油鹽柴米之後，二八佳人變成河東獅吼，慫動的小子轉身成了甩手大爺。愛情的童話，就開始褪色了。

於是，大家開始覺醒。不幸分手，就拚命去抓自己能夠抓到的東西。這個時候的紅男綠女，就成了液晶屏裡的一群小羊。他們開始處處設防，使盡心機。結果是，一群溫柔天真的羊族子民，變成了戀愛專家和英勇無敵的羊鬥士。

這群羊逐漸習慣了與狼進行搏鬥，鬥爭哲學貫穿了牠們的思維始終。這樣，狼確實是吃不到羊了。羊本身，再也不是原來的羊了。被犧牲掉的，是最初的憧憬和關於愛情的信仰。

編劇大人，為了愛情，讓羊純潔一次，讓狼吃一次羊吧！



■在動畫片中，灰太狼屢敗屢戰，總被紅太狼教訓一頓。網上圖片

■文：葉雷

讓人生充滿禪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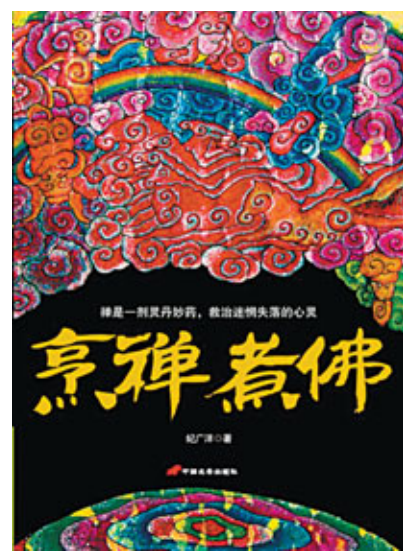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讀紀廣洋新著《烹禪煮佛》

「禪」是個甚麼東西？就如華中師範大學邱紫華教授在《百家講壇》上說的那樣：禪是一種特有的智慧，如同腦筋急轉彎一樣，讓人意想不到又回味无穷；禪是一種獨特的哲學觀念，蘊含著變化思維的「無常」，也蘊含著大同思維的「無我」；禪是一種獨特的表情達意方式，可用表情、手勢、驅體等「繞路說禪」；禪是一種平淡而灑脫的人生態度，用一顆平常心去對待世界，不造作、不炒作、不矯情、不說虛偽的話、不做虛假的事……

作家紀廣洋是一個「禪」的高手，在推出《沒有鑰匙的鎖》、《沒有彼岸的河》、《禪知答案》等著作之後，近期又出版一本《烹禪煮佛》。坑蒙拐騙、貪官僚污、人心病了；烏煙瘴氣、物慾橫流，世間病了；天坑沙暴、地震海嘯，地球病了……危機四伏的，不僅僅是我們賴以生存的環境，還有一顆顆病入膏肓的心靈。享受著烹飪出來「禪」味，回味著熬煮出來的「佛」意，人生的味當豈不快哉。

讀過很多關於「禪」和「佛」書，雷同者甚多，摘幾個故事，發出一點感悟。當然，也各有各自的「禪」味與「佛」意。但是，紀廣洋不同，他本身就是一個「普天成佛與成祖，獨有為山作水牛」的行者，既是南少林八寶門落地梅花沖拳的傳承人，又是69太極拳的集成開創者。《烹禪煮佛》中的100個富有佛法哲理的小故事，都是他取之於生活，原創而來，並以現代散文小說的形式做了禪林摘露。

有一個沙彌耐不得禪院的寂寞，老覺修行得太慢，感覺不出自己的長進，甚至懷疑自己究竟能不能修成正果。老禪師對他微微一笑說：「山腰的工地上，石匠們正為本寺加工佛像，你反正也靜不下心來，就讓他們去勞動吧，做個幫手、學點手藝」。三天後，沙彌又來見禪師，他滿臉歉疚地說：「師傅，我還是回來修行吧，連四角八棱的粗岩糙石都能變成儀態萬方的石佛，何況我是一個人呢？」石頭都能變成佛，讀紀廣洋這本充滿



■《烹禪煮佛》封面。

禪味人生的《烹禪煮佛》，無意間，彷徨迷失的心靈得到了安頓，對人生也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。

一位為了家產與兄弟姊妹結怨的教書先生，請求禪師開導。在禪師對面，教書先生落座，禪師便對他說：「我有兩把椅子，可我只能坐一把，另外的那把本是我的椅子，你卻來到就坐，別人也是來到就坐，這還是我的椅子嗎？」禪師的話頭，開釋了得與失、物與人的辯證關係。萬物於人，生不帶來，死不帶去。既是眼下，也沒誰對身外之物絕對擁有。誰把身外之物看得太重，誰的心就變得沉重，甚至圖於桎梏；誰把身外之物看得清淨，誰反而釋然常樂，得以解脫。「禪師的椅子丟了，丟了也就丟了，身外之物我們還有甚麼丟不下的呢？

這樣讓人醍醐灌頂的故事還很多。在《還你一窗明月》中，紀廣洋提醒我們「明月就好比人們心靈窗口的智慧和希望……誰失去了那窗明月，誰就遭受心靈的黑暗。誰擁有了那窗明月，誰就享受心靈的光明。」在《觀音蓮》中，紀廣洋告訴我們：「禪是一枝花。這枝花不是別的，正是深埋於每個人心底沃土裡的智性慧根。也正是能如此，一顆小小的心，才能看明整個世界。」在《方丈門前的絆腳石》中，我慶也能領悟：「人生之路本來就充滿坎坷和泥濘，唯有秉持清醒的頭腦，時刻看清腳下的路，謹慎走好每一步，才能化坎坷為坦途，更加自信地走向未來。」……

「禪」和「佛」，無處不在，也無時不在，你看不到，摸不着，可是用心卻能夠觸到。在如今這個喧囂的塵世裡，我們每一個人的內心，都需要一塊精神上的淨土，一泓流淌的清泉，幫我們警醒和洗滌污濁的念想。今年這個炎熱的夏天，讓我們和紀廣洋一起來《烹禪煮佛》吧。

(《烹禪煮佛》，紀廣洋著，中國長安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，定價：32.00元。)